

□王海燕

在那东山顶上

1

很早很早以前……坐在炕脑里的老阿爹每当喝多了酩酊，平素黯淡的目光倏忽点亮，就会捋着雪白的长髯，神游天际，说，我们土族人的智者巴尔干桑的话准没错，他说过，很早很早以前——

天地不分，日月不明，只有一片黑越越、迷蒙蒙的汪洋。天神四处巡游，露出水面的一样物件都没有。他感叹道，总得给未来的人和万物一块落脚的地方吧！声音未落，就看见有东西浮出水面，金光闪闪，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金蛤蟆。天神按按它的背，受惊的金蛤蟆忙沉入水中。不能叫它逃了，天神急忙弯弓搭箭，朝水中的蛤蟆连射五箭，一箭射中背心，其余射中了背上四个部位，蛤蟆疼得翻了一个跟头，肚皮朝天浮出水面。天神抓了一把黄土撒上去，于是，大地诞生了，五支箭代表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从此，万物就一直繁衍生活在金蛤蟆的肚皮上。不过，蛤蟆有时偶尔挪挪身子就会给大地带来灾难，或山摇地动，或飓风、洪水、荒火……

我想，这大约是土族创世神话的一个大概。再后来的后来，阿爹接着说，还是巴尔干桑的话，从遥远的西北方奔来九万匹雪青马，马蹄踏踏，鬃鬃飞扬，恍如一条腾云驾雾的玉龙，跃上东方的高原。湟水河里的石头磨光了一茬又一茬，算不清多少年过去了，它们终于跑累了，一齐轰然卧倒。这就是祁连山，就是达坂山。据说九万匹骏马身上抖落的沙尘，堆成了千万座连绵不绝的黄土山岭，流落的雪水汇成了条条河流，飘散的鬃毛变成了森林、草地和田野。

土族老人的故事和巴尔干桑的传说是很久以前听来的。

今天，2023年中秋时节的一天，当站在互助东山一个黄土山巅——大墩岭上时，这些故事又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眼前一帧一帧闪过，居然难以分清哪是传奇，哪是现实。东北面，那在云翳中隐隐约约的深灰色群山就是祁连山支脉达坂山，其中被敬为土乡神山的龙王山犹如五大雄壮卫士，伫立在那里，耕云播雨，吐故纳新，护卫着这一方家园，这一方人世世代代的梦想。西边山脚下，一座新城尽收眼底，宛若一朵白色的莲花，围着鼓楼古老的花蕊，竹笋般节节拔高的楼宇、宽敞的马路、新兴的工业园区、民族风格独特的旅游景点……千瓣万瓣，向四周绽放。这就是互助县城感远镇。

越过自南门峡口至沙塘川约百里的谷地，越过烟雾弥漫的柳林、村落和棋盘般的田地，那把浑圆的腹部总是拱向天空的平顶山，此刻正沐浴在秋

阳里，连亿万年风化的形态各异的嶙峋岩石也清晰可见：山神采药的“大背兜”，永远都爬不到山顶的“乌龟”，还有杨二郎射穿南天门的“神箭”……如果天空晴朗，而山顶云雾蒸腾，一定会下雨，当地民谚云：平顶山戴帽，庄稼人睡觉。平顶山往南，也是一溜逶迤起伏的黄土山岭，与东部的山岭遥相呼应。山大沟深，缺雨水，干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被岁月之刀雕饰得沧桑而破碎。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东夹山层层叠叠的皱褶里，不知隐藏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现在，那里隐藏着就山顺势的梯田、花海、山林和人家关于新时代的传奇。

2

在那东山顶上，站在21世纪的秋天里，我的心目中一时装不下那么浑圆纷繁的景色，我纷乱的思绪在风中飘荡不定。眼前跳荡着一个闪光的形容词，金色，和一个层层叠叠延伸着的名词，梯田。

对眼前的景致怎么形容比喻都觉得不够贴切、不够有力、缺乏灵气。面对山川大地，太多难以描述，有时语言显得无力而又多余。这是——

阿姑们登着云彩，一幅一幅挂上山岭的绚烂夺目的盘绕？

千千万万土乡人奋斗半个多世纪，雕刻在群山间的巨型版画？

还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雄浑却优美的新世纪旋律……

我仿佛看见大山的彩色线谱在律动，日月四季之歌在交替上演，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忽而翠绿，忽而金黄，忽而银白，那藤萝一样或高攀山顶，或直坠谷底的山道，那鸡鸣狗吠、炊烟缭绕的村落，那白塔隐约、桑烟袅袅的山寺，与主题旋律构成多声部和弦，在沟壑纵横、风来雨往的山野间亘久回荡……

曾经在草原马背上挥戈厮杀、逐水游牧的民族，化剑为犁，在这黄土高地上夯土筑巢，取牛耕田，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曾经转为农耕的古老记忆一直口口相传，有恐惧，有喜悦，有疑惑，有认同，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酒后的白鬃老者口中总会蹦出一位英雄赫汗布勒。老者说，没错，就是那位神通广大的英雄赫汗布勒，历经磨难，最后驯服了黄犍牛，开垦了祖祖辈辈赖以繁衍生息的田地。据说，直到现在，只要把初生的婴儿放到黄犍牛槽里，牛就会带着他去见识赫汗布勒，在那里会得到终身受益的人生教诲和种田务工的技艺。据说智者巴尔干桑刚出生时放在牛槽里，牛就驮着他去见过赫汗布勒。故事是这样说的——

黄犍牛舔舐着他的小手，开口说，机灵无双的巴尔干桑，听好了，骑在我背上。巴尔干桑翻身一跃，就骑上了牛背，只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眼前飞逝而过的云彩，天一会儿黑一会儿白，大雁一会儿北飞一会儿南飞，星星眨眼微笑，天河波涛滚滚，告别月亮，迎来自太阳。在一座七彩祥云缭绕的山下，百鸟欢鸣，山花烂漫。赫汗布勒就站在那里，头戴金冠，身着紫袍，手执金鞭，威

严不失慈祥。巴尔干桑心生敬畏，逡巡不前。赫汗布勒微笑着拉起巴尔干桑的一只手，说，聪慧过人的孩子，过来，我喜欢你。坐在这里，我把过去和未来的事情都讲给你听。

于是，巴尔干桑坐在一块石头上，听赫汗布勒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时候啊，天地茫茫，山野里长满了巨树、古藤、荆棘、蒺藜，是野兽、山魅的天下。为了族人的生存，他奋不顾身，设法在洪荒中开拓一方天地。先擒拿住一条青龙，架起金犁，耕云犁天，金犁碰掉了一角蓝天，金龙飞走了。又捉住了一头野牛，换了银犁，野牛更不听话，在山间疯跑，碰掉了一牙雪山，又跑了。赫汗布勒浑身是伤，累死累活，没开出一块荒地。后来，他听见哞哞的叫声隐隐传来，原来是一头黄犍牛，在达坂山麓吃草。赫汗布勒走到跟前，牛就乖乖地把头依偎在他手中，穿上柏木的鼻圈儿牵着，用牛毛绳索套上铁犁，鞭子一扬，正如土族歌谣里唱的，黑油油的土地开了花，五谷的种子顺手儿溜下……种完了前山种后山，种完了浅山种脑山，青稞豆角长满山，场院上捆子堆成山……

赫汗布勒说着，顺手抱起巴尔干桑，登上一座山顶银坡的高山，手指着远方，巴尔干桑顺着手指望去，在雪山下面，层林尽染，漫山遍野的庄稼成熟了，风吹浪浪，馨香四溢，收获丰收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盘上山岭，走进一派金黄色里……赫汗布勒说，孩子，看好了，这就是你未来的家园。但你和你的子孙们要付出加倍的智慧和汗水，才能得到它的眷顾……

此刻，在大墩岭观景台上，游客们竞相拍照，把这千万亩梯田装点的多彩秋天，装进手机，发在微信圈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边用手机录着短视频，一边即兴配音——

这云上的梯田啊
荡起一波又一波金色阳光
青稞枕着阳光，铺着阳光，盖着阳光

青稞的身体里胀满阳光
在秋风里酝酿
酝酿一篇醉人的文章
我已沉浸在酒的芬芳里
和山顶的云朵一起
晃晃荡荡……

而我也晃晃荡荡，好像站在传说中赫汗布勒那座山顶银坡的山上，望着他所指的家园，金色的家园。山路逶迤，野花夹道，达坂隐隐，云雾缥缈，依势起伏，宛如千万条彩色流苏的梯田，从眼底一直飘拂至空蒙天际……山坳里的村落抱着团儿，好像在午睡，山风送来均匀的呼吸，传来一两声鸡鸣狗吠。也有汽车如黑白色甲虫蠕动在山谷的枝杈上，偶尔反射着耀眼的银光。

3

高高的山上是什么？
是美丽的彩虹挂天边。
那不是彩虹挂天边，

是土族阿姑的花袖衫……

过去，在土族赞歌《唐德格玛》中总是这样唱道。那天边的彩虹，那鲜艳的花袖衫，是土族的隐喻，也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今天，当我站在东山山顶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也是在赞美一条条挂在高山、挂上云端的梯田啊！那一坡一湾一垣一岭的梯田，不就是龙王山巅飘落的彩虹，不就是土族阿姑飘飞的花袖衫……

说起梯田，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老人们还记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第一块梯田是如何诞生的，一块儿诞生的说不定还有爱情。秋收之后，冰冻之前，山岭上帐篷点点，烟尘四起，人马集结，山呼水应，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战拉开了序幕。放线、劈坡、平整、培埂，太阳落山，借着月光继续战斗，第二天黎明，人们欣喜地发现，原来挂着破布衫般地块的山坡上，一弯新修的梯田落满初雪，像一弯银色的月亮，格外吸人眼球。

后来还有尖刀连、铁姑娘队，不辞风霜雨雪，扛着战旗，扛着铁锹，推着手推车，转战南北，削山劈岭，演绎了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也许可以写一部新叙事诗《拉仁布与吉门索》，他们扯下彩虹，披星戴月，把苦难的日子埋进黄土，把爱和幸福一缕一缕缝在曾经瘠薄的大山上，他们老了也许已不在人世了，可镌刻在大地上的史诗还传唱着他们昔日的故事。

故事仍然在继续。21世纪，这里上演了关于梯田的华彩乐章。据说，两千多年前梯田就诞生了。梯田是人类在农业文明进程中创造的奇迹，被誉为人与大自然的伟大杰作，雕刻在大地上的时光年轮。云南元阳哈尼梯田据说是中国之最。勤劳智慧的哈尼族人，历时一千三百多年，一锄一篓、一犁一耙，以双手为刻刀，把大山雕刻成世界上最美的画卷，在大地上书写了最壮丽的史诗，曾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距元阳最初的梯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远在大西北的祁连山以南、湟水河以北的土族之乡，续写了这部古老的史诗。

我不能飞上高空，俯瞰这锦绣群山，而只能借助那位无人机拍摄者的视角，他的视野更广阔、更惊艳、更奇特。金秋的东山、松多，犹如一片波涛翻滚的大海，黄的青稞、小麦，绿的林地，缠绕的山路，聚居的人家，还有点级的各色野花，把山野装扮得如同画家笔下的梦幻世界。飞上高空，从云朵旁俯瞰，彩涛汹涌，应接不暇，只有一句惊叹：“哇——，实在是太壮观了，太美了！”

月落日升，冬去春来，近十年的光景，坡改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日夜隆隆的机声中，群山沸腾，一座又一座山岭披上了七彩祥云，愈加靓丽多姿，吸引着远方的客人。尤其这里出产的洋芋闻名遐迩，歌谣唱到，有一种洋芋，叫东山洋芋；有一种味道，叫老家东山的味道……

夜宿山坳农家，吃了新洋芋、煮豆角、苜蓿饼，喝了几碗醪糟，听土族人唱着《唐德格玛》，望窗外，见那东山顶上，升起了皎洁的月亮……

父亲走了，在那个时而喧嚣时而寂静的夜晚。父亲该是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慰藉，下了决心，毅然决然。只是，于我们而言仍是突然，尽管父亲已瘫痪卧床十余年。

父亲离世前几日是在医院病房度过的。其实他最后一次住院已算不上治疗。卧床多年致使他身体的各项指标严重下降，不足以支持任何的治疗手段。我们放弃了要么进重症监护室，进行切管、吸痰、上呼吸机治疗，要么直接回家的选择，而是选择住进了普通病房，进行简单的吸氧、雾化、点滴，谓之临终关怀吧。于我们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于父亲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尽全力陪伴了我们——他年迈的妻子和无助的孩子仅仅两天后，最终离去。

父亲走后，对他的记忆愈发清晰，对他的思念愈发浓郁。

我的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郑州师范专科学校的大专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命运的阴差阳错让他风华正茂时来到了青海。这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我的童年就是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个叫新哲农场的地方度过的。那时的父亲，是一名终日与钉钉锤、锯子刨子打交道的木匠。直到1981年，父亲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农场的日子，生活虽然艰苦，但记忆中的父亲，却无所不能。

冬天的农场，萧瑟而凄清，但偌大的草原冰滩上常常充斥着我们的爽朗的笑声和穿过云霄的嬉闹声。父亲用锯子将木头锯出两块鞋掌大的木块，把两条粗壮的铁丝固定在木块下方，头尾两端分别拧上两颗足够大的螺丝钉，管“启动”和“刹车”，最后在螺丝钉上绑上结实的麻绳，便于将冰鞋轻松固定在脚上，一双轻巧而坚固的冰鞋就制作完成了。父亲制作的冰鞋堪称精品，不仅外形美观，螺丝大小也适中，启动速度快，刹车更是灵敏，每次滑冰时都会赢来伙伴羡慕的眼神和啧啧的赞叹。穿着冰鞋的我们穿梭在凛冽的寒风中，恣意滑翔的身影被刺眼的阳光裹挟，变得轻盈欢快……

父亲的无所不能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高超的烹饪技艺上。

在我的记忆中，农场的虽然饿不着肚子，食材却相对单一。可每逢节日，父亲总能给我们带来无限惊喜。记得有年八月十五，大大圆圆的月亮照亮了空旷安静的院落，显得有些清冷。我们兄妹几人等待外出打工的母亲归来，也等待父亲“开饭啦”的呼唤。在焦灼的等待中母亲终于回来了，而父亲的手艺也让我们的等待变得更有价值——他居然端出了一盘月饼，他亲自烤制的月饼！每个月饼都那么大，那么圆，表皮金黄酥脆，红糖芝麻馅儿。红糖和芝麻是父亲变魔术变出来的吗？我们欢呼，我们雀跃，哪曾想我们会拥有如此香甜的月饼啊！“八月十五月明呀，爸爸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甜又香呀，一块月饼一片情呀！”我们的歌声响彻了清静寂静的夜空……

我们无拘无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父亲的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能陪伴了我们人生大半。从有记忆起的一日三餐，到大学期间美味的周末“晚宴”，再到两个姐姐和我出嫁时的“上马席”，都是父亲精心烹制；为节省我们爬坡挑水的时间精力，父亲挖渠埋管，挥汗如雨，硬是把屋后大坡下的自来水引到家中厨房；平安县城每年中秋时节的物资交流会上，父亲搭建的售货大蓬总是那么宽敞气派，而大蓬下一家老小忙碌的身影和着叫卖声声，显得那么生动。夜幕降临，忘却满身疲惫的父亲又去厨房操劳晚饭了，而母亲则带着我们围坐一团，手指蘸着口水，伴着叽叽喳喳的喧闹声开心地清点着一天售卖服装收到的，或新、或旧、或平整、或皱巴巴的面值大大小小的钞票。父亲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足以养育我们的商机——让没有正式工作的母亲从1983年开始做服装小买卖，从背着包袱摆地摊到推自行车再到推架子车，最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商铺，直到1997年家中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母亲才正式“退居二线”。十几年来，父亲用他的智慧和母亲的辛劳让我们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夏伏时节堆放在床下的个个滚圆的

大西瓜；严寒冬日堆满小库房的各类肉食、水果、蔬菜；较早年月进入家中的东芝黑白电视机、天宝双卡录音机、日立单桶洗衣机，还有姐姐每天上班的“高级座驾”——凤凰牌自行车……

父亲情意深长，豁达仗义。背井离乡多年，从未忘记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要好的同学伙伴。无论是在农场的艰难时日，还是平安充盈的岁月，每年春节父亲都会给他们写信寄钱，或多或少，以此表达对爷爷奶奶的孝心和对亲人好友的牵念。父亲的行为浸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从那时起乃至余生，我们身上符合社会价值需求的所言所为多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当时农场条件艰苦，单靠父亲微薄的收入和母亲打零工所得无以养活一家人，大舅义无反顾从河南老家来到农场，用他强健的体魄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为回报大舅多年为我们的付出，有文化有思想更有情义的父亲在关键时刻说服大舅，让初中毕业辍学在家整日忙碌农活的大表妹重归学校继续读书；尽己所能帮助读书的表妹们，以减轻返乡务农的大舅的负担。父亲的付出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在他的严加管教和我们自身的努力下，我们五人还有两个表妹都先后考取了大学，毕业后也都顺利谋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相继成家立业，安稳生活，包括在外地念了大学几经辗转最后来到我们身边的小表妹，我们一家子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无奈父亲突遇恶疾，与病魔抗争十余年后最终离去，时至今日整整一年。

他离开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对父亲的思念，具象于点滴的事务中。

今年四月，我在武汉大学人才招聘现场收到姐姐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是母亲在成都姐姐家的小区里尽情享受着温润的气候、欣赏着满目的葱茏，本是一段令人开心和欣慰的视频，我却突然想起了父亲，心想如果此时父亲能够与母亲同行该多好，瞬间我的眼

泪便如雨落，令周遭的同事和前来应聘的学生十分愕然……

前几日因公务去了基层单位的农垦博物馆，所设场景与所陈物件像极了父亲曾经干活的地方和他用过的东西。我用心拍下并在家人微信群里分享了那个时代留下的，已是锈迹斑斑的刨子、锯子、凿子，妹妹秒回：“爸爸以前的工作台！”那么坚定。瞬间我的眼眶湿润，无法自己。那个时候妹妹不过四五岁，她对父亲曾经的记忆却如此清晰，相信她一定也记得那时每天放学后，我牵着她的小手去基建队木工厂接下班的父亲，迎面走来的父亲总是远远地张开双臂，脸上笑意盈盈，妹妹撒丫子奔向他的宽阔的胸怀，父亲瞬间变魔法似的让妹妹骑在了他的脖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歌声一路飘向回家的方向。妹妹真的是传言中那个不被父亲喜欢，刚出生时就要被送人的丫头片子吗？不是，一定不是，妹妹是父亲心里

的宝，从小就是，一直都是。

今年讲授党课的环节刻意呈现了国家为父亲颁发的出征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勋章，也呈现了佩戴勋章的父亲满目的自豪与激动，还有他因脑部手术导致失语，表达赞叹与肯定时每竖起的大拇指。同事们的动容与泪目，该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吧！逝者安息，生者奋然。

外孙在姥爷去世一周祭文中写道：“家母兄妹五人，各个堪称人中龙凤，而每一位也似乎都继承了姥爷的脾气秉性——执拗而坚韧”“人中龙凤”赞誉有过，但晚妻确实谨记父亲的教诲，沿着父亲的脚步，一路努力踏实前行。父亲在遗嘱中写道：“我此生无有成就，但我和你们的妈妈把你们抚养成人，都读了大学，你们团结互助，孝顺父母，我满足了，希望你们相互保持。”如今我们五人中大姐二姐已退休，悉心照顾耄耋老母，其余三兄妹仍在各自岗位认真工作，干净做人；孙辈中有走出青海在沪上打拼小有成就的，有志于学业勤勉耕耘攻读博士学位的，有恬静懂事围在父母身边洗洗涮涮温暖如春的……

父亲厚培的精神之树永远蓬勃地生长在我们心中。

想念父亲，如海如潮。

□胡亚玲

想念父亲



□郭来成

丁香雨 (外一篇)

丁香花瓣飘落。有一瓣，飘进我梦乡，下起了一场花瓣的雨，一半是记忆，一半是沉醉。

今夜的湟水河再次歌唱，夏虫悄悄爬出洞穴，和寂寞，一起欣赏夜空。

再给我一场花瓣的雨，飘落进我的梦乡，河水会讲述起遥远的故事，摇曳曲里有星星闪烁，伴随着憧憬入梦。

花瓣飘下。一半关于记忆，一半关于沉醉。我会看一朵五瓣丁香飘落，承载着一些青春故事，听夏虫讲述一些关于星星的故事……

湟水河畔

我将启程，在湟水河畔，夕阳西下，留下我的背影。

路过一片河滩，涨潮时，在那美丽的湖上，我轻摇一叶小舟。

后来，花朵凋谢在昆仑山上，常年累积的大雪覆盖了它。随着冰霜，永生。

亲爱的湟水河啊，你可否再给我一首歌，唤醒那沉睡的路人，让他随着朝阳，走向远方。

在那辽阔的青海湖，激荡起的美妙的歌声，感动了多少往来旅客？

日月山上的一朵莲，在最高处绽放，生命的蓬勃于是歌唱在遥远的天边。

朝阳升起，夕阳落下，湟水河畔，丁冷、丁冷……

生命的旋律，就这样永恒地回荡。



江河源